

1984

一九八四年／應鳳凰 編著

文學
書目

萬卷文庫 ⑮

一九八四年文學書目

——應鳳凰

編著

一九八四年文學書目

萬卷文庫⑮

編著者：應鳳凰
封面設計：鄧獻誌
校對者：應鳳凰・蔡莉麗
出版者：姚宜瑛
發行所：大地出版社

臺北市瑞安街23巷12號

郵撥帳號：0019252-9

電話：703-3862

印刷者：中寶印刷廠有限公司

三重市成功路41巷11弄8號

電話：9831061-2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三月

定價：平裝195元 精裝225元

有版權
勿翻印

新聞局出版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3279號

・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掉換・

編者前言

一九八四年文學書目完成之際，很像在山路上走完其中一小段階梯，使人鬆了一口氣。

「文學書目」期望爲書香社會多盡一分力，並且能一年比一年編得更好。今年特別增加「文學圖書概況」於書前，請作家、評論家對各類書籍分別作鳥瞰式的介紹；使讀者在查閱之前，有機會先了解該類圖書的整個狀況。

「文學書目」的編撰，是以呈現此時的文學歷史爲原則；所以，沒有收錄翻譯書、傳統詩，以及武俠小說。

但本書重視史料及評論書的蒐集，因此文學評論類的範圍較廣；有現代文學評論、古典文學評論、武俠文學評論，以及作家傳記。

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文學選集很多；因此詩、散文、小說各類，便多了「選集」、「個集」的區別；這也是今年的出版特色之一。

目前，現代文學書目的編選，在我國只是起步，缺點還是很多；盼望更多文學先進不吝指導與校正。此外，並深深感謝爲一九八四年各類文學圖書概況執筆的作家。

一九八四年各類文學圖書概況

一九八四年評論類圖書概況

——憂鬱的釉色

龔鵬程

一九八四年過去了。一九八四，是個意義大於實質的年度。在這文學意義重大的年度裏，文學依然以它本身的規律在運作。在文學評論方面，其表現也與前一兩年沒有什麼不同；並不因為是一九八四，就格外突出或特別差勁。

反倒是，在一九八四的恐怖裏，似乎讓人嗅到一股淡淡的孤寂；彷彿在文學評論的園圃裏，正刷上一層薄薄的灰色的釉：有點光澤，但又透露憂鬱。

整個趨勢，可以看得出來——從鄉土文學論戰以後，文學評論便不再充滿熾烈激昂的神采了。論戰的硝煙固然掩蓋了真理的光芒；激烈的情緒，也必然無法進窺事理的真相。然而，缺乏爭辯，是否也暗示文學評論在理論和批評的未來路面上，欠缺思索，喪失熱情？是否也常被視為理性而冷靜的態度？

事實上，「新批評」以後，眾家纍起的情況，顯示了文學評論發展迄今，可能正走到一個尋求突破的階段了。文學的許多基本信念和研究預設、方法設計，都正遭到批判與檢驗；因此，一

切都在摸索、一切均無定論。不論是英美、還是歐洲大陸，都是如此。

我國的文學論評，一向仰賴西洋文學批評的進展。但這幾年西洋文評太複雜、變異性太大了，我們對新的批評理論譯述和方法的引用，實在無法追躡；除了零碎而片斷地學習之外，很難發展成什麼氣候、引領起什麼風潮。一些文論如現象學文評、解結構、主題學、記號學、詮釋學……等等，縱有專論譯介，也未獲廣泛重視；且除學院中偶爾談論之外，一般報章雜誌及文學工作者，對之亦多不甚了了。因此，這兩年的文學評論，基本上是停滯的；在方法、觀點和對理論內部結構的理解上，乏善可陳。

這種危機，由應鳳凰所編《一九八四年文學書目》現代文學評論目錄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去年一年現代文學評論方面雖有二十本論著，討論詩、小說、散文、文學觀念和文學現象。但幾乎每一本都不是去年的研究成果，而是長期論述的累積；只不過在今年出版而已。其內容大抵也屬於叢脞凌雜、漫無統緒之類，不太能見出大的論評體系和方向。偶有零篇佳構，也只是在灰黯的面龐上，草草抹一點胭脂罷了；衝刺過後的慵散心情，浮漾在文學評論裏。

但是，在停滯中未嘗沒有展望。有幾點頗具意義的行動，依然值得深思：

一是武俠小說的評論正大行其道。去年出版了五本有關金庸的評論，同時也刊行了《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這不僅顯示了對「類型小說」的關切，已具端倪；對通俗文學之研究，已漸具規模；更是在學院之外，別成一支評論系統。其中所採方法及觀點，除大半屬於印象的綴綴與聯想之外，倒也發展出另一種強勁清新的面貌；非學院所能囿。但這一條路向，將來若要繼

續發展，並切實對中國文學評論有所貢獻，恐怕仍須與學院結合，使其自讀後感的抒發，提昇為真正的評論。

二是古典文學的研究，依然持續不衰。去年所出版，如王夢鵬《古典文學論探索》、唐文標《中國古代戲劇史初稿》、于大成《古典文學研索》、胡萬川《平妖傳研究》、龔鵬程《江西詩社宗派研究》、張靜二《西遊記人物研究》、王國良《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研究》……等，都是嚴謹而重要的著作。幾本論文集，如晚清小說專號、俗文學論集、李商隱詩論集、小說史論叢、藝文與民俗、紅樓夢論考等，主題也較明確。可見古典文學的研究，雖較為大眾傳播所忽略，但長期發展至今，學術的規模，已漸樹立，在研究方法及論文寫作上，典型具在，足堪依循；而升等與學位、學術會議等制度，也保障了品質和研究的規範。

三是比較文學趨於消沈。比較文學本來就處於「比較文學的恆常危機」(The Permanent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之中，最近似乎更是面臨重要的時刻。去年除古添洪《記號詩學》列入比較文學叢書，鍾玲《文學評論集》裏有點比較文學氣息外，沒有任何比較文學論述出版，這跟前些年風雲湧動的比較文學熱潮大不相同。而這種寂寞的出版狀況，究竟是不是再展翅高飛的靜默呢？誰也不能逆料。

四是作家傳記的整理與研究，已蔚為風氣。有關文學史料及作者傳記、相關文獻的整理，過去乏人注意；編輯者耗盡心血，亦不被視同文學評論。這其實是不太公平的。去年所出版，如王潤華《郁達夫卷》、唐文標《張愛玲資料大全集》等，對研究者都極有幫助。這類工作，希望仍

有人孜孜矻矻做下去；但膚泛的報導與閒談，畢竟仍須避免。

大體說來，收成不是頂好，但日子卻也不壞；大夥將就些，也還維持得住門面。問題是，時間如果一定得耗掉，何不做些更有意義的事？文學評論，一直這樣發展下去，倒也不錯；但是，如果能有點突破，後人檢點遺迹，也就不會有「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之嘆！或許這也是
一九八四年的啓示之一吧！

一九八四年現代詩圖書概況

向明

臺灣的詩人口很多，詩人也很多；一年之中，出版九本選集，不能算是很少，但是只出版了四十四本詩集，可以說是不成比例。據我所知，很多詩寫得很好的詩人想出詩集；但由於沒有合適的出版社支持，或個人財力不夠，詩集都出不來。所以要從這四十四本詩集來泛論現代詩的如何如何，實在很難；因為代表性不足。

不過就事論事，我們也可以找出一九八四年詩出版品的一些特色。首先就個人出版的詩集而言，詩的結集方式上有三種情形：一是為結集而結集，作為個人多年從事詩創作的一個紀念。譬如有些從未出過詩集的詩人，把一生的作品彙集起來出一本詩集；或者為某一種不同的詩型出一本集子。前者如李政乃的《千羽是詩》，李敦的《三代詩鈔》，楚戈的《散步的山巒》；後者如無名氏的《獄中詩抄》，葉日松的《關山重重情片片》，劉克襄的《漂鳥的故鄉》以及趙天儀的童詩集《小麻雀的遊戲》都屬這一類。第二種情形是為詩生命中的某一階段作一結束而結集。像余光中的《在冷戰的年代》的再版本，即是余氏在民國五十五年從美國回國以後至民國五十七年間的作品，是他詩風格的最大一次轉變；沒有經過這一變，也就沒有以後的《白玉苦瓜》。又譬

如白萩的《詩廣場》，是他在十二年前居住臺南時，對詩的「主題」、「語言」作多種嘗試的作品；代表他在那一時期的一種面貌。又譬如很多年輕詩人把他們習詩以來幾年的作品彙集成集，也是這樣的一種意思；暗示他們以後的作品會有一種不同的風貌。最後的一種情形是個人作品的選集。像《林亨泰詩集》、《羅門詩選》、《張健詩選》，以及黃國彬的《宛在水中央》，都是把他們歷年發表作品的精華選出來呈獻給讀者。

另外從詩的內容上又可劃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純抒情。即使是與現實面有關也是以抒情的手法寫出來；像余光中，林亨泰，非馬，林敏道這些人的詩都有這種功力。另一類是特別關注鄉土現實的作品。無論是從題目或內容上都有很明顯的特性；像林央敏的《睡地圖的人》，黃樹根的《讓愛統治這塊土地》，鍾欽的《奇蹟》（副題為「臺灣的另一個名字」），李宗源的《補破網》，李宗倫的《中國》，以及林雙不的《臺灣新樂府》等均是。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詩風，也可從這年出版的兩本選集上讀出：像蕭蕭編的《七十二年詩選》，即是以走抒情為主，容納各種不同內容，不同風格的編輯方向；而由吳晟編的《一九八三臺灣詩選》，則強調鄉土意識和現實生活，凡屬與此主題有關的作品可以考慮入選，其他則一概排斥，形成一種非常獨特的，以主題掛帥的編選方式。

綜觀這一年出版的詩選和個人詩集，我們可以發現出版界對詩已有另眼相看的趨勢。譬如這一年竟有三本年度詩選的出版，各有一家大出版社支持；其中一家甚至還支持一本厚達六百二十頁的《創世紀詩選》。個人詩集方面大的出版社也出版了不少。但比起其他文類，顯然還是不

成比例。而且他們支持的都是名家的作品；顯然仍然是以商業價值取向。仍有待詩人們以更高的成就去贏取他們的信心。

一九八四年散文類圖書概況

——看散文流向

蕭蕭

散文創作在臺灣一向十分蓬勃；個人的別集一年內就有一〇八冊之多。而且，散文寫作的人口陸續增多中；以《一九八四年文學書目》所著錄的散文集而言，其中大約就有林發、林倩、林伯勳、六月、樓月、吳鳴、瓊瑤、曾永義、沈中誠、周培瑛、栗耘、亦耕、蘇偉貞、詩影、愛亞、龔鵬程等十六人出版他們的第一本散文集。有學院派博士級的學者，如曾永義、龔鵬程；有寫作小說多年的小說家，如瓊瑤、蘇偉貞，也都加入了散文的行列。更重要的是，這些第一本散文集，首度出手就已不凡：如栗耘的《空山雲影》、亦耕的《尋夢與問津》，分別獲得金鼎獎與中山文藝獎；吳鳴、蘇偉貞、愛亞、六月都受到散文界相當大的重視。這是一九八四年散文集的重要特色。

然而，這一年，散文家凋零了三位：余阿勳先生、鍾梅音女士、蕭毅虹女士。所幸，其中余先生與蕭女士已分別由他們的親友出版了紀念選集《愛的種種》與《遠山含笑》兩種，留供後人懷思，也顯示了人間的溫暖；只是鍾梅音女士的作品尚未有人為她出版紀念專集，讓人喟企。

一九八四年散文書有着四大趨勢：第一，鄉土情懷的作品逐漸擴大關懷層面。鄉村、都市、臺灣、大陸的過去，同樣有散文家就他所熟悉的題材加以抒寫。第二，統一題材的散文集出版比從前顯著。整本散文集有其特定的題材或風貌；不像過去一本集子含雜着衆多的主題。第三，格言式、語錄型的散文。如隱地《心的掙扎》；作者隨手記下，讀者隨手閱讀，頗適合今日工商社會的忙碌。第四，散文集內大量插圖，也在這一年開始盛行。《空山雲影》、《金色印象》、《昔人的臉》都是有圖有文的文學書。這四大特色或許會成爲未來散文書出版的重要趨勢。

散文，甚至於當代的其他文類，仍然以抒情爲主流。抒情散文仍然大行其道，懷舊、惜情的作品占了最大的數量；然而，感悟的哲思，人生路向的導引，知性散文也逐漸抬頭了！我們喜見這種現象。從一九八四年三十一冊散文選集中，我們可以知道散文選集仍然有着很好的市場；編選者的角度也有相當大的不同，呈現了散文的多樣性；在情、意、志三方面都有傑出的表現。

真正能代表一九八四年的散文佳作，以創作者的情思與文采兩方面來看，下面這十本集子或可做爲代表：大地之子（林文義），山裏山外（王鼎鈞），水是故鄉甜（琦君），湖邊的沈思（吳鳴），空山雲影（栗耘），尋夢與問津（亦耕），白雪少年（林清玄），我在（張曉風），心的掙扎（隱地），田園之秋（陳冠學）。

對未來散作寫作層面具有影響力或啓示作用的，大約有這幾種現象：第一種是移民美國的作家，如王鼎鈞、琦君，開始以他們的筆描述在美華人的生活 and 心意。這類作品或將與六十年代的

留學生小說相媲美。第二，個人多年思索的哲理性小品，或火花式的體悟，透過簡潔的文字，適度表達出來。如《心的掙扎》、《金色印象》，都可能影響一些散文家寫作方式的改變。第三，師生倫理的探討，從過去「父子型」的師生關係演變為今日「兄弟型」的輔導觀念；新的師生倫理正逐漸建立起來。《尋夢與問津》、《太陽神的女兒》是這類作品的先聲。第四，鄉土觀念的擴大，對於我們所居住的環境——不一定是鄉村，也賦予肯定的關心；如林文義的《大地之子》。第五，報導文學的題材與方向，逐漸向國外的土地與藝術探伸觸角。在著錄的二十八本報導文學中，有一半是外國風土景物的記遊；其中以梁丹丰之作最為傑異。

然而，令人不免憂心忡忡的，仍然是散文的格局；什麼時候才能有壯闊的氣勢，深刻的內涵？擁抱生命、刻畫人性、突顯大我，是今日散文界最為欠缺的成就。在中國歷代散文的源流裏，我們可以看到這類磅礴、雄渾之作；今天的散文家是否有山岳的理想，海洋的胸襟，突破小我的情意，做更大的追索？我們期待於未來的日子。

一九八四年小說類圖書概況

——七十三年度小說的回顧

葉石濤

這是一個八十年代繁忙的臺灣現代社會；每天都有新的事物產生，新的現象呈現。新的訊息像洪水一般氾濫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昨天的新事物，今天已經變成回憶；甚至被埋葬在頭腦深處黑暗記憶的墳墓裏。無論如何拼命地想去捕捉昨天的事，但記憶已模糊，捉不着蛛絲馬跡了。所以要去捕捉去年一年（民國七十三年）的臺灣小說的發展狀況是非常困難的事。儘管不分晝夜認真地讀過了很多小說，當時的確也受到了感動；可是現在要把那新鮮的感動重新抓回來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去年出版的小說到底是那一本，那一篇可以禁得起考驗，不被歷史無情的手所摧毀而淘汰，這也難以下決定性的判斷。不但如此，一個人的能力有限，要廣泛地把觸鬚伸到文學界的每一個角落裏，去了解每一個作家的活動狀況以及他具有多少能耐，這更困難重重；無異是瞎子摸象了。

這個時候我們多麼盼望有一本翔實的文學書目之類的工具書來幫助我們喚起記憶，提供清晰的一個系統的描繪，幫助我們去尋覓、去證實、去回憶去年臺灣小說一整年的成就了。這樣吃力

不討好的工作真可以說是默默耕耘，屬於地上之鹽的謙卑工作了。可是在亮麗的文學活動舞臺的幕後，如果缺少了這一種踏實的工作，臺灣文學縱令有輝煌的成就也無法成爲一部歷史；使後來者明白認知前人的業績，踏着他們的血跡，獲得寶貴的歷史性記憶勇往直前了。

應鳳凰和鍾麗慧兩位年輕女作家真是地上之鹽；她們謙虛地躲在文學舞臺的幕後，默默地貢獻了她們的智力、青春去做這枯燥無味卻有歷史性價值的工作。當然這不限於她們兩位，其餘還有中央圖書館的張錦郎或薛茂松、秦賢次等，許多專家學者也在這個領域裏貢獻了無數心血。我個人要撰寫「臺灣文學史大綱」的時候，他們的著作不知提供了多少啓示和材料了。

應鳳凰小姐所編撰的七十三年的小說書目，分爲「選集」、「個集」、「長篇小說」三類；有系統地敘述了去年臺灣小說的出版狀況。同時在每一本小說或書後面簡單地介紹了這本小說的主題或要旨：有時是作者本人所寫的序或後記；有時是別人所寫的介紹，使沒有讀過這本書的人獲得概略的透視。我根據她這七十三年小說書目來回顧一下七十三年度臺灣小說的歷史性潮流吧！

七十年代末期的鄉土文學論戰給臺灣文學帶來鉅大的革新和衝擊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文學本來是反映人生的；作家的想像力，夢想和虛構唯有紮根在現實社會的肥沃土壤裏才可以開起有濃烈、厚重的有民族風格的花朵來。臺灣文學有優良的傳統，它一向努力於反映民衆悲歡離合的現實生活；有力地呈現了在臺灣的中國人的動態的生命之流；以及紀錄了他們跟大自然和異族抗爭的壯烈歷史。臺灣文學反映了此地中國人共同的命運。